

情怀

饼是故乡甜

□宋扬

今秋多雨，湿漉漉的桂花还没来得及飘散香气，已米粒般落了一地。去年中秋节那天，也是稀里哗啦一场雨。料想，今年的月，怕是看不见了。桂香又无处闻，心头便思念起儿时的明月来。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能赋予月如此文雅称呼的诗人必是富贵子弟。于农村孩子而言，“小时不识明月美，只盼中秋月饼甜”才是我们内心对中秋节的真实期待。

中秋节这天，除了割肉打牙祭，母亲照例要买回四块月饼。月饼只有两种——锅盔和麻饼。锅盔外面是干干的面皮，被烘烤到一掰就脆裂，里面刷一层薄薄的红糖汁。锅盔裂缝处偶有红糖渗出一点点，甜甜的香气就随着赶集归来的母亲氤氲了山间小路。麻饼更精致一些，单是把麻饼周身的芝麻粒一颗一颗抠下来，已能让满嘴持续生香。掰开麻饼，炒焦的花生仁与泛着光泽的糖浆簇拥在一起，诱人垂涎。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围着小方桌坐下。晚饭真丰盛

啊！一大碗莲花白炒肉摆在四方桌中央，咸的；四块月饼分别放在我们面前，甜的。我和妹妹早已迫不及待地消灭了属于自己的那块。我们眼巴巴盯着父亲和母亲面前的月饼，父亲和母亲就一人掰下一小块，把剩下的一大半放到我们碗里……

远在城市当工人的大伯偶尔带回盘子一样大的月饼，切开来，送给我们四块。大伯和父亲分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两家打牙祭时，都端一小碗肉给对方。

吃完肉，吃完月饼，我们一家子在院子里晒月亮。大伯从堂屋扯出一条高条凳，他问我们几兄弟，你们谁能脚不沾地，从凳子底下钻过去？我们这些平日里爬树遛山的“猴子”立即跃跃欲试。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对柔韧性和手臂腰腹力量的大考验。一次一次的失败后，我们终于成功啦！父亲很炫耀地展示他当兵时的操练科目之“金鸡独立”——腿平举，一腿站立，站立之腿缓缓蹲下，平举之腿始终保持水平状态。父亲驾轻就熟，我们却东倒西歪侧翻在

地……

我们也赏月，大伯和父亲都不是文化人，“呼作白玉盘”的诗句是断然没有教过我们的，“天狗吃月”、“吴刚伐桂”的典故倒是有头无尾地讲了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终没有吃月饼、钻高凳和玩“金鸡独立”那般深刻。

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中天的月已不知不觉躲进了老桉树的繁叶间，躲到了草房子的后头，落入了河对岸黑柏林的山尖……

往事依依，物是人非。退休后回到老家生活的大伯上山砍柴，不小心坠落山崖，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和我一起进了城的父亲也苍老到再不能展示他的“金鸡独立”了。

偶有几次，深夜下班的路上，我在城市高楼的缝隙寻找躲闪的月亮。城市的灯火太绚烂，在它们面前，月亮的清辉有一种淡到绝望的孤寂。

月是故乡明，饼是故乡甜。我的故乡，你在明月淡淡的清辉里，可还是当年的模样？

肖像

乡村英语老师

□厉勇

我进入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尹老师是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

光从外表上看，尹老师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他走路时一瘸一拐，身材瘦小，而且身子很单薄——也许比一块豆腐干厚不了多少。看起来很斯文，但经常为小事情和学校里的老师，甚至学生吵架，一旦吵起来，便不肯善罢甘休。

他在我们那所农村中学也算是风云人物，会两门外语——英语和法语。而且从他课堂上给我们讲的题外话中，我们知道了他的很多和老外打交道的“光辉经历”以及一些趣闻佚事。他骄傲地对老师说：“就算在整个县城，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精通两门外语的人了。”

尹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灌输他的一些“经典思想”。比如他常说你们学的就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也就是不会听不会说的英语。他说这话，其实也有一份无奈。但他还是试图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他只是个乡村教师，放学后，组织他教的班对英语感兴趣的成績好的学生，到他的房间去看英语教学片。一个很狭小的房间，挤满了我们这些学生。尹老师边看边给我们解释。

不仅如此，有段时间他搞过一个英语角的活动。利用双休日的时间，一些学生和他一起去杭州的六公园（那里有很多老外和中国人练口语）练习口语。

尹老师做这些完全是义务为

们服务，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回报，凭心而论（尹老师最喜欢用的词）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只是尹老师上课，经常跑野马，一跑起来便刹不住。他课堂上的题外话太多，有时两节课就单单在讲题外话。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的题外话中，还包含了很多学习方法。比如他经常给我们讲有意记忆和无意记忆，告诫我们记单词不要死记硬背，因为有很多单词可以根据发音来记，然后他会举个例子。他经常说读书要细水长流……

有一件事情还不得不提。初一第一学期结束，尹老师报了几个同学的名字，这其中包括我。他说，他要送我们每个人一张照片，因为我们都考了90分以上（满分100）。这张照片是他香港回归那天，在香港游玩时，和英国一对爷孙一起照的。从尹老师手里接过那张照片，我看到上面是尹老师和一对爷孙灿烂的笑容。照片上还有尹老师刻的两行字“中英三代凡人，同庆香港回归”，这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我想尹老师是用他独特的方式鼓励我们学好英语。

真的很庆幸，我的英语在尹老师教的时候就打下很好的基础。我对英语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从来不会像别人那样把英语学习当成负担。

一个英语启蒙老师，能做到尹老师这份上，也算是学生的幸运了吧。

闲话

撑到地久天长

□阿紫

父亲和母亲常常聊不到一块儿，通常说不了几句就会互怼，继而一同保持沉默。我妻子曾说，他俩如果是在如今这个年代结婚，过不了两年就会离。

几年前，有一次母亲大便失禁，我们去探望时，家里臭气熏天。已经两天了，父亲都没帮她擦拭，更没有换衣裤。我妻子硬着头皮、忍着恶心，帮母亲擦干净身子，换好衣裤、床单、被套……回家路上，妻子说母亲这辈子真可怜，嫁了这么个不负责任的丈夫。

之后没多久，父亲确诊结肠癌，手术切除了所有肠道以及胆囊，靠人造“造口”排便。粪水几乎天天溢出，母亲每天都在帮他清洗，从无怨言。我妻子由此更觉得母亲冤，完全是单方面付出。

我劝妻子再观察观察，不要草率下结论。老戏骨们拍戏，为了揣摩角色特点，都会写“人物小传”，我私下也给父母写过“小传”。母亲16岁离开老家农村到上海打工，当过保姆、做过纱厂挡车工……她一

生吃苦耐劳，父亲在长辈们看来从小“好吃懒做”，都是爷爷惯的。爷爷是一家大型印染厂头号技术骨干，解放前和解放后，工资都很高，父亲在20岁之前，没吃过什么苦。后来一直端着铁饭碗，因而一生都怕脏怕累，这并不代表他对母亲没感情。

果然，我妻子后来渐渐给父亲平了反。有一回父亲卧床不起，母亲给他喂药。父亲数了数药片，说不对啊，怎么这么多？母亲说傍晚还要吃一次，太麻烦，她合并成一次，让父亲吃了可以安心睡觉。

父亲当然没有一次都吞下，那种药副作用很大，加量吃容易引起肾衰竭。

“你妈这人，做事毛毛糙糙，喜欢胡来。唉……”父亲叹了口气，并没有怪罪母亲。

前些天母亲左视网膜出了点问题，视力降到了0.02，几乎失明。去医院打激光后，效果很好，当即恢复到了0.5。出了医院，母亲感觉太阳光格外刺眼。这时父亲不慌

不忙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墨镜……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细节，父亲却做了充分准备。

“我现在一身的病，活着很累，但又死不得。不然你爸谁来照顾？你们还没有退休……”母亲近来常对我说。

“你妈傻乎乎的。在她眼里，‘痢痢头儿子——自家的好’，家里个个都是好孩子。我活着能镇得住，尚能风平浪静。我如果死了，你二哥和大侄子怕是会闹翻天，你妈恐怕房产证都保不住。这么大年纪，假如居无定所，她能承受得住？怎么我都得挺住，等把她送‘走’了，我才能安心上路。”前些天，父亲推心置腹地对我说。

回家后我告诉妻子，她很受感动。这两老两口，两个重症病人，都想着“掩护”对方先走，之后自己才能死得瞑目。想想我们自己，未必有这么深的交情。

父母今年都已经过了85岁，希望他们都能为对方撑着，一起活过90岁，努力争取撑到100岁……

名家

吃瓜

□王祥夫

西瓜是夏天的水果，西瓜一下来，正是夏天刚刚开始，西瓜一收场，夏天也就过去了。

西瓜据说不能把它放在“水果”里的，但人们像是习惯了，总是把它放在水果里边。在这里要说一句的是，民间的水果这种说法应该是相对干果而言，所以这么一说，西瓜是可以放在水果里边的。西瓜很少见有人把它干制成果脯、果干样的东西，但腌西瓜却实在是一样味道很不错的酱菜，好像是著名的保定酱菜里边就有酱西瓜，保定的酱菜是向来很有名的，用小簋子装的那种，我个人认为保定的酱菜要比北京六必居的酱菜要好，六必居的酱菜太咸。倒是北京韭菜园的酱黄瓜实在是一样美味，以之下一碗白米饭，可真是比吃肉都香，或者是早晚喝粥，韭菜园的酱黄瓜可以说是最好。我的朋友静泉兄不但是酒喝的好，也会腌西瓜，他把他腌的西瓜送我几枚，下饭实在是好。说到西瓜，内蒙的巴盟西瓜是我们那一带能吃到的最好的西瓜，甜是肯定的，而其香却更不能让人忽视，家里买

几个巴盟西瓜放在那里，那香味会一会儿一会儿的飘到你的鼻子里边来。其香气不比每年春节前后的佛手和木瓜还有香馥逊色。只是夏季的西瓜不宜久放，也只能闻一两天，如果不吃，是很快就会坏掉的。夏天的水果里，西瓜的香气实在是让人喜欢，如果它是冬季的水果（这里又在说水果了，因为它们不是干果，所以就只能把它叫水果），比如它上市的时间如果正好是年前年后，那我想人们对佛手和木瓜和香橼的喜欢会大打折扣。

因为今天的案头正好放着两个皮色发白的巴盟西瓜，香气是一阵一阵地飘过来，所以不免要记一下西瓜。西瓜虽可以做酱菜，但一旦把它做成了酱菜，其香气是一点点都让人闻不到了，只是格外的脆嫩好吃而已。也只是酱菜了。

案头的这两个西瓜，计划明天就要把它吃掉，此刻闻着它，觉得自己像是还在夏天里，其实立秋已经有半个多月了，虽然此刻还在不停地煽着扇子。

记忆

印象中的王介南老师

□陆全林

1998年，在夏家鼐老师的引荐下，我认识了王介南、蔡乐群、羊晓君、陈礼君、柯士成等富阳书画界大咖们。在这以后，我和王介南老师交往最多，印象最深刻，收益颇多。

在一般人眼里，60岁已经到退休的年龄，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更何况王老师的家庭条件也很不错，自己享受离休待遇，妻子也是退休老师，儿子、媳妇是机关公务员，整个家庭幸福满满的。但是王老师离休以后好像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1984年离休以后，先是专注于书法练习和研究。1985年获得首届中央电视台书法大赛三等奖，1988年获得国际和全国两项大赛一等奖，1989年—1992年搞笔具革新，连续申请并获得国家专利，1994年在新加坡举办硬笔书法展，1996年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了王老师的笔具革新事迹。1996年以后王老师又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对《洛书》的研究。他先后出版了《洛书·终极理论——一个单独的公式》《洛书·宇宙模式图论》等一批著作及大量的论

文，获得了国内许多顶尖专家的高度评价。扪心自问，如果王老师没有那种爱国情怀、没有博大精深的知识、没有一门心思搞研究的钉子精神，不可能作出如此卓越成就的。

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王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第二次见面，王老师就拉着我的手，来到了他的书房，首先拿出为我量身定写的一幅对联“论古不外才识学，博物能通天地人”。他对我说，这是民国书法家于右任老先生写在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旧址的一副楹联，我们作为教师应该懂得：评论古今离不开才情和学识修养，博览万物能通晓自然和社会规律。所以一个人不管年龄有多大，都要终身学习。接下来王老师拿出他研究的学术专著《洛书·宇宙模式图论》。他向我娓娓道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奥秘，他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以及和出版社商榷出版事宜等等。我是云里雾里，几乎一窍不通，但是王老师还是津津有味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俨然是老师在给学生讲课的

动人场景。特别使我惊讶的是，王老师那么厚的一本专著，全部是钢笔书写的，每一个字刚劲有力、结构匀称、线条协调，几乎就是一幅无可挑剔的艺术作品。

第三次见面，是王老师带一批书法家到江丰中学送文化下乡，那个时候王老师已经是耄耋老人了，可是王老师一到学校就投入到紧张的书法创作之中去，我多次劝他中途好好休息一下，王老师却说，送一次文化下乡不容易，我自己累一点不要紧，尽量多写几幅吧。

后来还有一次，他把《王介南书法集》请夏家鼐老师转交给我，当我拿到书法集的时候激动得快要流下眼泪，想不到王老师还记得我这个无名小卒，更何况只印了1000册啊。现在我有空就会欣赏书法集6000个字的一笔一划。

前年我也进入到退休行列，虽然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想法，但是王老师一直是我的榜样，特别是他那种终身学习、乐于奉献的精神更是我余生所要去践行的。



停留与奋飞 蒋念文画